

## 中研院民族所「臺灣原住民部落服務獎助計畫」 期末報告

### 一、 計畫名稱：

Elug Patas（織路）：編織的技藝與記憶

### 二、 計畫摘要：

2014 年我在 *Ciyakang* 部落（今花蓮縣萬榮鄉西林村）和部落一群夥伴們執行 *Ciyakang* 部落立體地圖製作計畫。當時我在部落學區國中擔任教師，成立了一個部落為命名的社團，學生多來自 *Ciyakang* 及 *Qpaiyan*（今花蓮縣萬榮鄉見晴村），社團經營了三年，從教室走到部落裡，學習太魯閣族傳統料理外，也貼近了我們彼此對於部落想要的認識。為了要更認識自己的部落，在結束 2013 年原住民族委員會舉辦的傳統領域種子教師培訓之後，我、社團學生以及部落的青年及長輩夥伴們開始製作立體地圖（照片一）。



照片一：Ciyakang 部落立體地圖及教室。攝影：Apyang Imiq（2015）。

地圖教室就在老人日托站旁的閒置空間。立體地圖發揮了功能，讓部落內部不同群體展開這種生活及生命經驗的交融與認識，大家分享自己在這部落的許多看見。製作立體地圖的過程，除了是對自己生長土地的更認識之外，也得以在不同家屋遊走，在不同長輩的故事分享裡，感受到名字不只是名字，名字背後喚醒了的是許多我的片段的、零碎的，如夢一夢的印象和記憶。許多長輩都會與我分享祖父母編織的故事，這也讓記憶裡祖母編織的畫面漸漸清晰，引發了我的內在情感動能，我修復祖母的留下來 *Ubung*（織布箱），向我的阿姨，*Naci*，學習織布。原

以為是傳統技藝的學習，卻因此認識到原來會做織具的父親（照片二）。因為要學習織布，父親開始說了關於他的故事。在父親的敘說裡，我們的關係被打開，我得以理解父親的生命狀態。



照片二：製作織具的父親。攝影：Ipiq Matay (2016)。

立體地圖作為部落故事的書寫，是一個去殖民的行動，透過與部落夥伴協力的過程中，找回太魯閣族人在 Ciyakang 部落生活的歷史文化，並繪製一張貼近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們的地圖。過去太魯閣族人受到殖民的經驗，讓部落不再是過去以一個血族組成的部落單位，而是在受到日本殖民政府集團移住政策之後，重新改變了部落樣貌。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卻對原住民族施行殖民同化政策，1980 年代間台灣經濟起飛，國家進入現代化，部落內部是一個一個小家庭的組成，家戶與家戶之間在現代的太魯閣族部落鮮少有一個能夠共同協商討論的機制，取而代之的是國家政府行政體制管理單位的滲入。我們雖然延續著長輩留給我們生活在這土地上的智慧，但遇上的確是國家機器在這個土地上切個的各種土地名目，動不動就會觸法。這種殖民體制就是最赤裸、最原始的壓迫與剝削狀態：原住民被視為負有原罪，在自己的土地上動輒得咎 (Fanon, 2009:61)。若將立體地圖作為一個去殖民工具，它必須能夠為我們說話、做工，這是我們對地圖的期待。

隨著原住民族運動的歷史發展，我們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尋根，甚至有很多機會可以回到部

落發展。但是回到部落之後呢？我的生命經驗跟父親，我的父輩祖輩其實是脫鉤失聯的，在家屋這個空間裡，其實是不同社會的交織。「家」與「國」（國家機器與社會體制）之間相互作用的方式與力道，是各具殊異特性的（夏林清，2012: 12）。當我回到部落、回到家，與父親開啟那個重來沒有談過的太魯閣族編織或狩獵的話題時，我們之間的沉默、尷尬，甚至是衝突，並不是能夠輕易地被「代溝」一詞所能交代過去，這是我回到部落工作面臨的困境，於是我得從「家」作為我的田野起點，即使我還不清楚我的家的樣貌。

夏林清（2002）認為家是一個人被生與養的關係場，由特定的一組人們間的關係場與這些關係的作用方式，構築了人的生存與發展的生活現場（夏林清，2002: 7）。「家」作為人初生信靠與依賴的場所，人們從這裡首先認識了這個世界，以及對這個世界的想像，是社會內部基本單位。從原住民族被殖民的生命經驗來看，我所生長的那個家，並沒有機會學習太魯閣族文化與知識，即使每天祖母都在他的房間織布、在客廳捲線，要重新理線的時候，我和我弟都要搬著她的理經架到後院，她在那理線。我學習的是國語、數學學校的科目，記得同學打電話給我問我數學的時候，祖母非常生氣，她說「我的分數會被偷走」。她從來沒有教我織布，祖母去世之後的十年，我才突然想到她的 **Ubung**（太魯閣族傳統織布機），直到我學習織布，父親才跟我說他會作織具。

從部落立體地圖走到家屋，一個是鳥瞰的等高線的景圖，而長輩教授給我們的，是從身體經驗出發各種感官交織所交代的土地語言，而這樣的語言其實得必須很努力的拼湊回來。祖母去世之後，漸漸我也忘了我跟她溝通使用的語言究竟是怎麼說。當祖母以及伴隨著祖母的布毯與太魯閣族編織在一次的現身時，其實是對家的一種想念，祖母房間裡堆疊的布毯收藏著家的各種美好，是身體和記憶的寓居的地方，給予人庇護和安全的感覺。編織不僅是我貼近祖母的故事，也讓我得以貼近父親不曾跟我提到過的那個家：

以前妳阿公出去工作的時候，我還很小。他叫在家裡，不能亂跑。他叫我看外面的彩虹，跟我說我如果跑出去，鬼會從彩虹下來把我抓走。我躲在家裡，從門縫裡偷看，想看鬼長什麼樣子。彩虹靠近的時候，我還會哭。（田野筆記，採訪者：父親，2016/11/07）

孕育父親生長的那個家很多色彩，雖然我沒有經驗過他生長的家，但是他的敘述卻會帶著

自己深入到的一個不復記憶的領域，在那裡與最早記憶的家有所連結，闢如祖母的布毯堆疊出充滿色彩的房間。那個父親記憶中的家屋、我記憶中的家屋，還有祖母的房間、祖父山裡休憩的山穴，引領著我們走向不復記憶的家屋，那裡記憶與想像得以深切聯結，我們不在那個家屋裡，家屋卻在我們的記憶裡存在。

2016年我卻在 *Pajiq* 部落跟 *Naci* 阿姨學習織布，我用的是祖母留下來的 *Ubung*，學習對象是阿姨。她跟我說這不是學習，是陪伴，我在織布的時候，她也在織，一邊織布也一邊回應我心裡各種壓抑的情緒，她的陪伴給予我書寫的勇氣。一開始為了要學習織布，我得湊齊織具，*Naci* 跟我說：「你爸就會做啊！這就是他做的。」她從她的織具箱裡拿出父親以前做給外婆的布軸（織布時用來夾布面用）。我感到驚訝，因為我從來不知道父親會做織具，我們從來沒有分享過這些技藝或知識。不只是織具，父親第一次跟我聊關於祖母織布這件事，他指著院子的茄苳樹，跟我說我的 *Ubung*（太魯閣族傳統織布箱）也是用茄苳樹鑿出來的。*Ubung* 是樹木的樹幹鑿出來的織布箱，除了要將布面分上下線之外，還要置物的功能，能夠收納織具。

因為要學習織布，父親開始說了關於他的故事，在父親的敘說空間，我們的關係被打開，我得以理解父親經歷過的生命狀態，從立體地圖走到家，透過敘事與編織要繪製我如何認識我家庭故事的路徑。在這個路徑，認識的不會只有自己家，為了要湊齊織具、學習織布以及不同技法，我得走到不同長輩，在關係與故事裡更豐富了我對我生長地方的認識，這才漸漸走到部落，走回家。部落與家往返的路途也是彼此協同轉化的旅程，轉化了彼此的認識。不同世代對家的認識、對部落的認識，隨著台灣政經社會歷史的轉變，與家或部落的連結也不同。在回到部落參與部落事務的經驗裡，感受到的最困難的是，不同世代之間究竟該如何搭起橋樑？我們回到部落採集到的傳統文化，以及文化上的風物內涵，作為部落的學習者，我們的學習對象就是父母親這個世代的長輩，甚至是更老的長輩，這過程如何學習？以及我們要學習什麼就很關鍵？

第一人稱編織敘事的書寫是重新建構自我與他人彼此認識的旅程，在根（*roots*）與路徑（*routes*）之間，聚焦家園的意義。透過「說故事」向讀者分享「我學習到了什麼」。以編織技藝為故事主軸，除了是技藝習得的分享，跨世代的編織故事交織，讓布毯不只是嫁妝，讓裙片不只是衣服，而是在家屋與家屋之間，不同世代豐富了編織在當代的文化含義。

### 三、 計畫目的與說明：

#### (一) 布毯的織作技藝的學習：

- 1、藉由模仿祖母留下的布毯織紋與色彩，學習理線與編織技法。
- 2、祖母布毯出現的技法：平織、斜紋織 (snurux)。
- 3、祖母布毯的織紋：階梯紋 (hakaw)、米粒紋 (miri)。
- 4、布毯的來源：祖母織的布毯、姑姑們的嫁妝、部落長輩 Miyuq。

#### (二) 裙片的織作記憶的學習：

- 1、藉由模仿祖母裙片得織紋，學習織作裙片。
- 2、裙片織作的技法：夾織 (mhuma)。
- 3、裙片上的菱形織紋與織路：文字或記號 (patas)。
- 4、裙片來源：祖母的裙片、家族或部落不同女性長輩與青年家族的裙片織紋。

#### (三) 學會理線並紀錄：

- 1、理線技法的學習。
- 2、理經架：阿姨 Naci 的理經架、部落長輩 Miyuq 的理經架。
- 3、我的理經架：由部落長輩 Mitaw 製作。

#### (四) 織具的紀錄：

- 1、Ubung，我的織布箱：祖母留下來的。
- 2、織具介紹
- 3、製作織具的人：父親，Matay Gutan。

### 四、 計畫推動情形：

#### (一) 計畫執行過程：

##### 1、布毯編織技藝：

走訪家族與部落長輩蒐集布毯織紋，學會平織與挑織技法。布毯織紋能織出「階梯紋」與「米粒紋」，也會挑織織出不同菱形織紋。現在也終於學到斜紋織，能織出「山形紋」及「菱形紋」。斜紋織在理線時跟平織上、下線不一樣，他是三種狀態組成：tmsay、priqo、knudun ta kana da，這三種狀態能讓布面理出三層，自這三層變出千變萬化的菱形織紋。

## 2、裙片織作技藝：

學會夾織，能織出跟祖母一樣的裙片織紋，同時也認識到來自不同家族或個人的裙片菱形織紋，對於菱形的美的感受有不同的理解跟深刻的認識。

## 3、理線紀錄：

目前理線用到三根理經柱，能織出 220 到 250 公分長的布面。部落裡還有兩位長輩會「理長線」，理線時會用到四根理經柱，能織出近 450 公分長的布面。聽部落長輩口述說，過去這樣長的布是用來揸小孩的。

## 4、織具的紀錄：

因為織布，才知道父親會做織具，在編織的過程，父親也學習透過製作尋找織具的製作與相關原料採集的知識。

### （二）面對的問題：

目前部落裡會織布的人少，原料的採集、染色、織布以及織具製作知識也多存在長輩印象中的記憶裡，要能夠與到或是學習的對象也不是那麼容易。過去部落裡有用苧麻、瓊麻及樹皮布織作衣物，部過相關織製還必須要再去找回。編織的知識與技藝的流逝，在受到殖民政府與資本主義的滲入，編織文化僅留下表象的符號，這樣的符號如何無法在個人生命經驗或是生活裡產生連結，也無法描繪深刻的文化意涵。如何描繪編織的文化意涵，得要從當代的生活處境，與過去連結，因此布毯或是裙片織紋就不僅僅只是嫁妝或是保暖而已，而是編織如何在不同家屋跨時代的連結，得以被看見與詮釋。這過程真立體地圖依樣，透過編織看見部落內部的差異性，也一點一點拼湊，時間與空間的爭取也是面臨的挑戰。擁有這些知識的長輩越來越少，必須要跨步落尋找，有些長輩年紀大也不織布，有些不太願意教。因為要學習的技藝很多，布毯的織紋、衣服的編織，還有其他像是接部布、浮織等其他編織技藝，目前還在學習。

### （三）成功或失敗的原因：

今年五、六月，社區發展協會開辦了編織學習班，由部落一女性長輩 Sayun 帶大家學習編織，爾後在七、八月有兩個部落妹妹過來跟我一起學習織布，於是開始了我們如何在 Ciyakang 進行編織陪伴班的可能。今年搭配社區發展協會 Ciyakang 編織地景計劃，開啟了支亞干編織陪伴班，聚集了中生代與青年一起學習織布。大家彼此分享來自不同家屋的編織故事，互相學

習更開展了未來在 Ciyakang 編織不同的想像與可能。

## 五、 執行本計畫之評價

### (一) 自我：

自己花了很多的時間學習織布，也透過織布分享許多我們對織紋的美的感受和認識，這讓我自己對自己編織文化有更深厚的認同與情感，也讓我有能力可以帶部落裡更年輕的族人學習織布。對我而言，這不是一項技藝，而是與記憶裡祖母的貼近。這也使得我得以親近我的家，認識不一樣的父親，甚至聽到父親自己故事的述說。

### (二) 部落：

跟立體地圖一樣，我們企圖透過立體地圖在部落裡與不同群體對話，重新建構部落不同的想像，凝結部落認同。卻也因此從部落走回了家，在家裡挖掘深刻的編織故事，不同世代家庭經驗得以分享。對於在部落工作的組織工作者而言，深刻體會到部落內部的差異性，常常感受到許多關係上的壓力。但編織卻是將自己往自己的家屋裡拉去，過去曾經被視為模糊的也終於有機會得以被看見和詮釋。不同世代的交融，使得關係被打開，世代間的差異得以轉化，進到一個相互支持的共學場域（照片三）。我在這個編織工作坊裡，感受到舒服自在且很有能量的



照片三：Ciyakang 部落編織工作坊分享一景。攝影：Ipiq Matay (2017)。

工作氛圍，那是藉由自我生命敘事分享，於家屋和家屋間如何串連長出來的力量，每個人都能平等且積極的分享自己的所知，過程經驗與知識的累積，將能為支亞干編織知識重建的基礎。編織的意涵在這個時候被不同世代的我們觸摸，觸摸的是內心深處我們對家、對部落的一個想像，那是我們說「以前老人家的」、「傳統的」、「太魯閣族人」的生活。

## 六、 展望與建議：

太魯閣族編織隨著世代社會生活環境的變遷，日漸式微，許多編織的技藝多成為中生代以上長輩的生活記憶。然而太魯閣族編織的意涵很多，不僅僅只是編織的技法，更有許多人與人、人與社會關係、人與土地緊密連結的故事。再者，織具的取得與製作，以及編織線材或染色相關原料，更繪製出豐富的土地樣貌。編織蘊含的故事與知識的豐富，扮演了人與環境之間的重要中介，透過編織技藝知識的實踐，把握人與土地相處的核心價值，這個核心價值更是這份計劃未來希望可以有的展望。

在一波回復傳統的路上，或是從草根組織尋找力量的過程，既要延續傳統，但是又常常會感到迷惘，隨著立體地圖堆疊、故事與故事的採集，卻又在下一個路口徘徊，徘徊於更多現實因素的糾結與矛盾，這是我們面對殖民者的矛盾處境。如同立體地圖的進程，我們無法繪製出一個確定的範圍，只能從流域稍微理出生活知識變動的脈絡與軌跡，傳承著太魯閣族人生活於山林了文化，也受到資本主義及國家機器的滲入，當代的族人有了更多不同的生存樣貌。於是我從立體地圖教室走到部落裡不同長輩生活的地方，透過身體勞動學習生活知識的生成。體會了父親對我分享那些關於如何從山上引水、與他人共同協商分享使用水的知識的價值。

阿姨 Naci 要我學理線，要我挑顏色。我選了兩球顏色，她看著顏色又皺著眉頭看我：「妳不是很會配色？」她對顏色的認識跟熟悉是織紋的想像，而我只是選我覺得好看的顏色，對於布可能長出來的樣子，我沒有她的直覺，也想像不出來我挑選的兩球顏色，究竟織出來會變成什麼樣子？Naci 跟我說：「Aji su kla mita ka sayang hang. Tai su mkla tminun da ka. Mha su mkla mita da.（妳現在還不會看。等到懂得織布的時候，妳就知道怎麼看了。）」我對我們自身文化的認識，得從很多身體的經驗去累積，但是我們的生活其實在當代這樣的機會很少，因此要找到一個連結的點並不是那麼容易。我跟父親因為共享著對祖母織布的思念，拉出了一個從家走到部落的編織路徑，我跟部落長輩的故事開始有共鳴，關於不同世代今昔交織所展開的故事，

說的都是關係。從我們家族三代編織的故事，在自己及他人故事的述說裡，豐富對自我與他人的理解，重新看待立體地圖以及編織故事譜匯出的地圖樣貌，使過去曾被視為模糊的，也能等待著被理解與詮釋。

#### （一） 文化教材的發想：

將編織的文化知識書寫作為重要的文化教材，不僅是世代文化技藝的傳承，更是民族教育的重要資產。內容書寫除了參考相關編織文獻進行技藝的整理之外，也進行不同世代間編織記憶的敘事書寫，藉此紀錄並保存支亞干部落現實的編織生活型態與轉變。

#### （二） 文化扎根：

編織不僅僅只是我們所看見的成品，更是一個以部落及太魯閣族編織文化知識的載體，過去支亞干部落透過勞動及在地知識課程體驗學習，除了耆老，也培養許多種子教師，讓編織文化可以持續扎根並深化在生活裡，對內重傳承與文化知識的養成，對外則是編織文化的分享，同時進行社會教育。

#### （三） 編織地景：

從原物料的取得與生產，到織具及織品的製作與應用，讓它成為完整的部落編織生活系統。透過實踐與學習，進而管理我們的自然人文資源。我們現在看到的編織只有物，透過這四年，我們希望傳述編織的豐富生活文化內涵，例如原料、技藝、故事、部落及人，讓更多想要認識太魯閣族編織，以及想要學習編織的人，都能在支亞干知覺到完整的編織文化知識。透過部落共學環境的醞釀與支持，更希望透過展覽，讓大眾看見支亞干部落的編織地景。

#### （四） 編織工班的形成：

當技藝備保存，如何生產與文化增值，編織工班的促成值得讓人期待。

### 七、 參考文獻：

Bachelard, Gaston (著)，龔卓軍、王靜慧(譯)。2015。《空間詩學》。台北：張老師文化。

林益仁。2001。〈「部落地圖」的社會意涵〉，《把人找回來：在的參與自然資源管理》

(Devon G. Peña 等撰文) 頁 85-100。花蓮：內政部營建署太魯閣族國家公園管理處。

畢恆達。2001。《空間就是權力》。台北：心靈工坊。

夏林清。2012。《斗室星空：家的社會田野》。台北市：財團法人導航基金會。

廖守成。1998。《泰雅族的社會組織》。花蓮：私立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

## 八、 圖片：

### （一）布毯編織技藝：

走訪家族與部落長輩蒐集布毯織紋，學會平織與挑織技法。布毯織紋能織出「階梯紋」與「米粒紋」，也會挑織織出不同菱形織紋。今天也終於學到斜紋織，能織出「山形紋」及「菱形紋」。

#### 1、模仿祖母的第一件布毯（照片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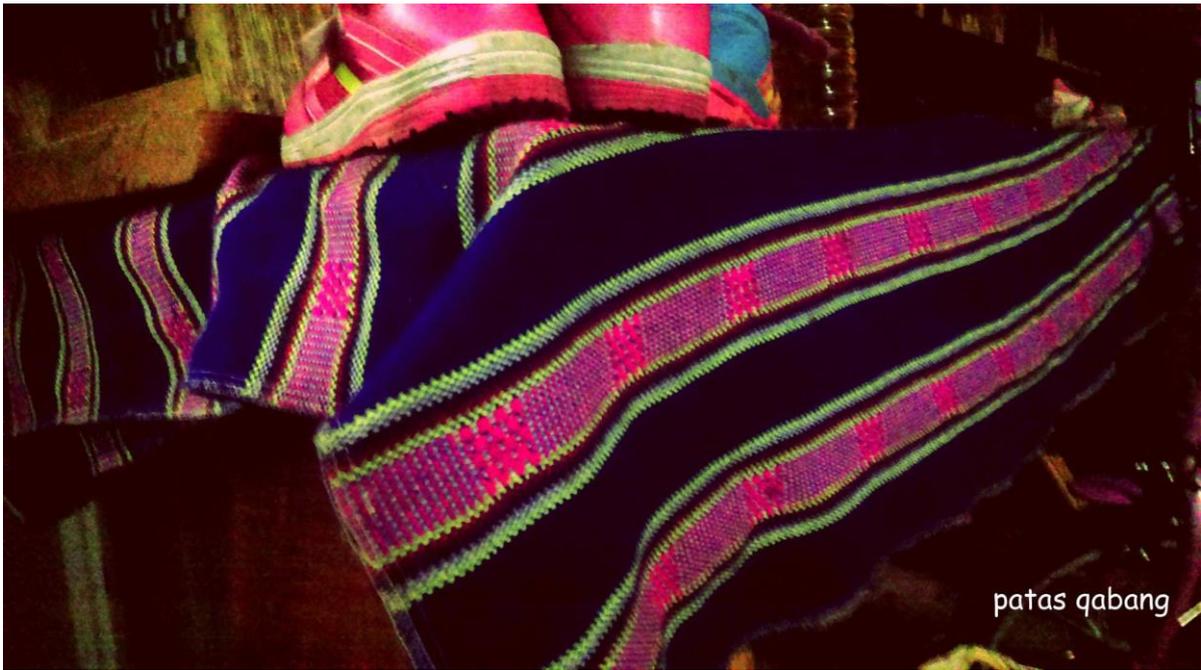
技法：平織；織紋：階梯紋。布長：225 公分。



照片四：模仿祖母布毯的織紋及顏色。

#### 2、部落長輩 Biyuq 收藏的其中一件祖母的布毯：

Biyuq 曾經跟祖母學習織布，但是才剛學理線，她就跟她先生在外面公的替人煮飯。她知道我會織布，所以要我去看她收藏的祖母的布毯（照片五），那是斜紋織。在 Ciyakang 部落是常見的織織紋。斜紋織我們稱 Snurux，他在理線時就是不一樣的技巧，織出來的布比較厚，織紋是三藏布面的不同組織所堆疊出來的。



照片五：部落長輩 Biyuq 收藏的其中一件祖母的布毯。

### 3、Yawas，一起織布的青年夥伴：

Yawas 是部落的青年，目前就讀大學三年級。暑假時間她來跟我學習織布，用的是她外婆 Abuy 的織具。她說 Abuy 老了，已經不織布了，Yawas 好不容易覺得得到她的同意可以將 Abuy 的 Ubung（織布箱）帶到我家，我們一起織布的地方。她說：「我要把 pung-pung 的聲音帶回去給她聽。」這是她織的布，有 20 組的階梯紋（照片六）。



照片六：部落青年 Yawas 織做的布。

#### 4、姑媽的嫁妝：

不只是部落長輩，家族親戚對祖母的印象就是早上、晚上都在織布。我的姑媽們擁有許多她織的布毯，都是送給她們的嫁妝，後來那些布毯又被他們送給她們的子女們。為了要織到祖母還會什麼織紋，我的表兄弟姊妹們替我蒐集了布毯（照片七）。

(1)



照片七：祖母織做的布毯。

(2) 斜紋織布毯：

姑媽的嫁妝裡最讓人興奮的是這件，斜紋織打出來的菱形紋（照片八），那是不同空間布面交疊打出來的菱形織紋，也是最讓家族的人最記得的一張。祖母稱這個菱形紋：「Doriq(眼睛)」。



照片八：Doriq（眼睛）。

5、來自 Ciyakang 不同家屋的布毯：

過去許多織布的人的房間，都是很多色彩的，不只是衣櫃，就連底板也都是布毯。

(1) 部落青年 Lbak 家的布毯（照片九）：



照片九：部落青年 Lbak 家的布毯。

(2) 祖母留下來的布毯（照片十）：



照片十：祖母留下來的布毯。

(3) 部落長輩 Bakan 織做的布毯 (照片十一):

Bakan 的布毯很漂亮，她很喜歡挑織，會先理上階梯紋後挑出不同的菱形。她是目前在 Ciyakang 部落裡最年長還在織布的人，過去還需要布毯作嫁妝的時候，許多人都會跟她買布毯。有時候她工作完結束，回到家還要織布毯到半夜。



照片十一：部落長輩織做的布毯。

(4) Bakan 鉤的布毯捲邊 (照片十二):



照片十二：布毯捲邊。

(5) Bakan 的 Ubung (織布箱, 照片十三):



照片十三：Bakan 放在客廳的 Ubung (織布箱)。

(6) 阿姨 Naci 要織作給她孩子的布毯 (照片十四):

對 Naci 而言，織布是人跟人關係的連結，這件要織給她的小孩，說希望織布的溫度、布毯的價值，還有她母親留給她的故事，也能夠交由孩子繼續說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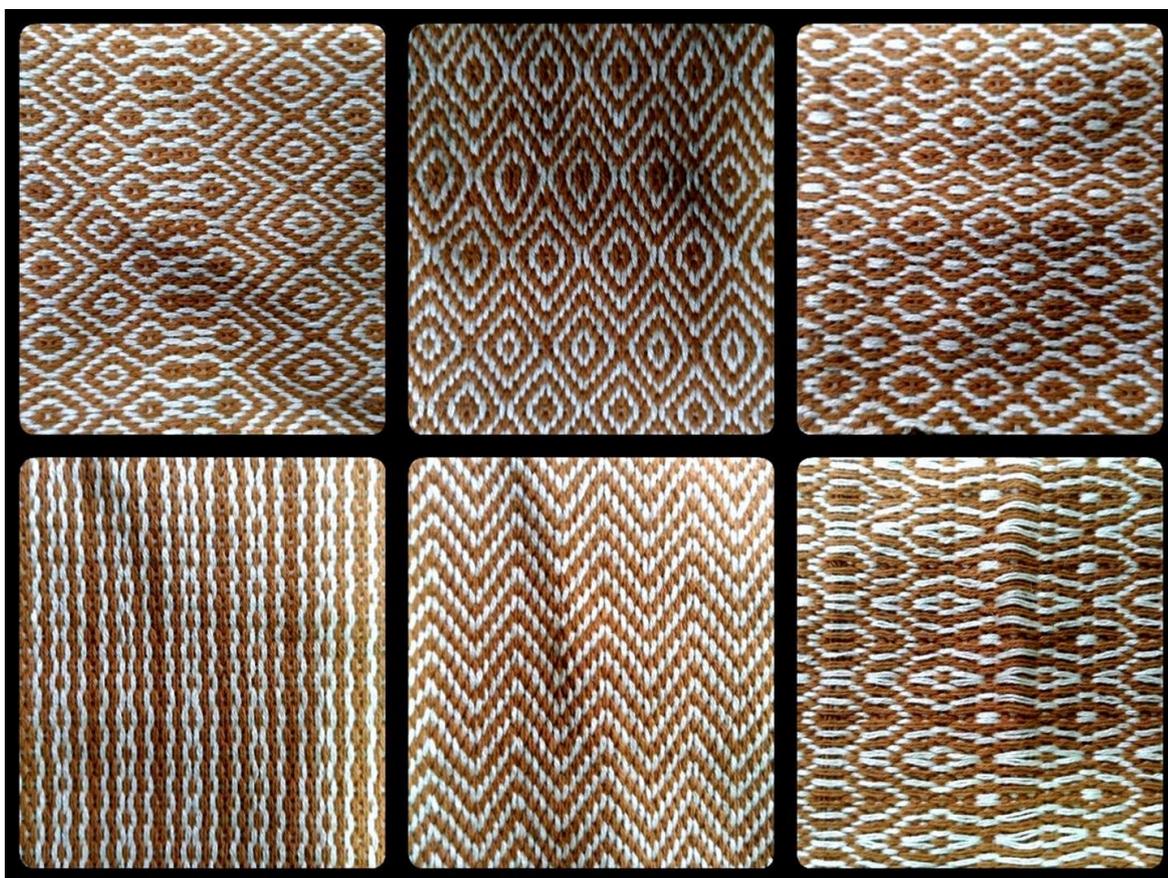
照片十四：阿姨 Naci 要織作給她孩子的布毯。

(7) 部落長輩 Miyuq 織做的布毯 (照片十五):



照片十五：部落長輩 Miyuq 織做的布毯。

(8) 我的斜紋織筆記 (照片十六):



照片十六：我的斜紋織筆記。

(9) 挑織：

平織能夠織出的其中一個織紋，這在山里部落是長線的布毯技法（照片十七）。



照片十七：挑織。

(二) 裙片織作技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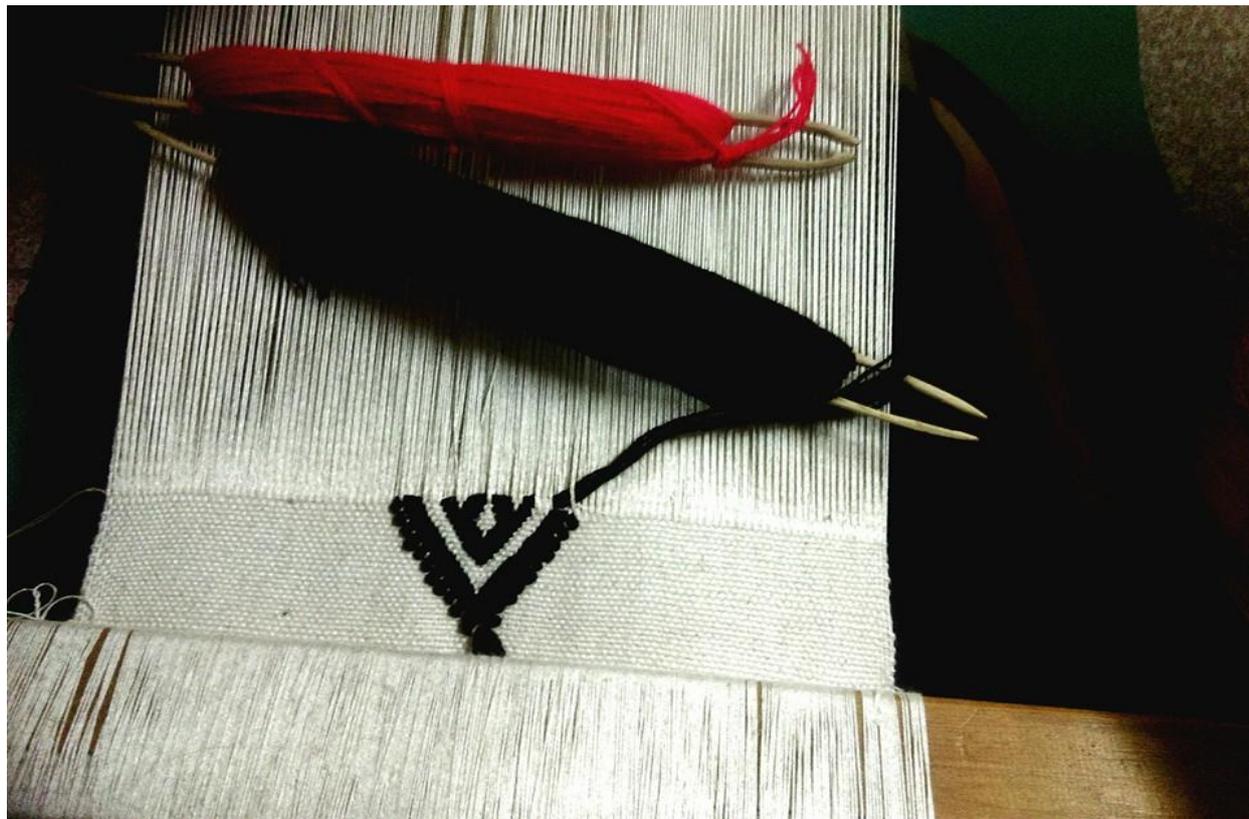
夾織，在太魯族語裡為 *mhuma*，種。這將布面形容成土地，將要不同色線種在經線，再用緯線夾住，這是裙片織紋織作的技巧。學會夾織，能織出跟祖母一樣的裙片織紋，同時也認識到來自不同家族或個人的裙片菱形織紋，對於菱形的美的感受有不同的理解跟深刻的認識。

1、夾織（種線，照片十八）：



照片十八：種線（夾織）。

2、持續種出來的織紋與織路（照片十九）：



照片十九：持續種出來的織紋與織路。

3、我在不同時間織作的裙片（照片二十）：



照片二十：我在不同時間織作的裙片。

#### 4、多了的織具：

這是在 Paciq 部落（今秀林鄉水源部落）學習來的技法，多了的織具（細刀棒或箭竹），可以固定織紋的位置，讓織紋裡的織路面可以沿著同一條線走（照片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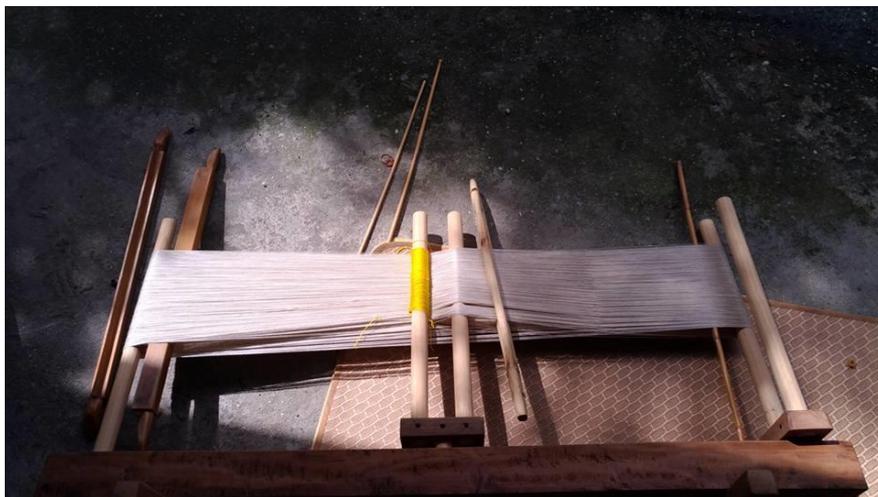
照片二十一：多了織具的編織技法。

#### （三） 理線紀錄：

目前理線用到三根理經柱，能織出 220 到 250 公分長的布面。部落裡還有兩位長輩會「理長線」，理線時會用到四根理經柱，能織出近 450 公分長的布面。聽部落長輩口述說，過去這樣長的布是用來揸小孩的。

##### 1、準備上線：

織布前必須要先理線，理好的線即是布面的經線（照片二十二）。



照片二十二：理好的線準備上 Ubung（織布箱）。

2、綜統線（照片二十三）：



照片二十三：綜統線。

3、理長線：

Bakan 示範了一次理長線以及長線織作（照片二十四）。



照片二十四：Bakan 示範了一次理長線以及長線織作。

(四) 織具的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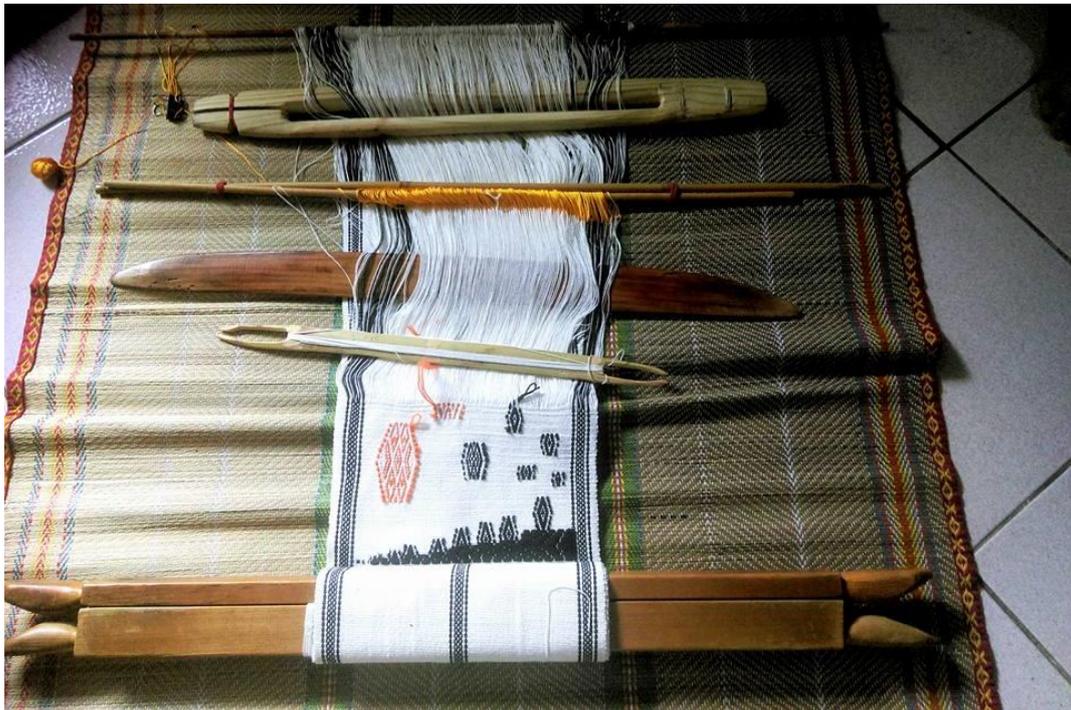
因為織布，才知道父親會做織具，在編織的過程，父親也學習透過製作尋找織具的製作與相關原料採集的知識。

1、我的 Ubung (織布箱，照片二十五)：



照片二十五：我的 Ubung。

2、我的織具 (照片二十六)：



照片二十六：我的織具。

### 3、刀棒（照片二十七）：

我的刀棒是用七里香做的。上面細小的刻紋，或許是祖母留下的指甲印，她在刀棒上做記號，織布時能按著記號維持布面寬度。



照片二十七：佈滿細小刻紋的刀棒。

### 4、正在製作織具的父親（照片二十八）：



照片二十八：正在製作織具的父親。